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 第二回 醉月飛觴欣邀眾友 依紅偎翠召集群芳

且說楊四從黛玉家回來，心中著實迷戀，未免胡思亂想。當夜在姨奶奶房中安寢，別無書說。到了來朝，起身梳洗畢，即安排文房四寶，連寫了四五封信，無非是請客吃酒的幾句話。還有三四位至交，不須寫信去請，只要臨時一邀，無有不來的。寫完了信，立刻命兩個下人分頭送去。不多一回工夫，都來回覆，有的說三點鐘赴約，有的說傍晚准到。楊四一聽他們個個應允，倒也歡喜，少停朋友愈多，愈顯得自己場面。用過午膳，先差人叫好馬車，停在門前。等到兩點鐘後，急忙上車，來至林家。登樓進房，那班娘姨、大姐一片聲的叫「楊老」，黛玉亦然高聲叫應。楊四見黛玉梳妝未畢，正在那裡調脂弄粉，未便起身迎接，口中只說「楊老請坐」。楊四就靠妝臺坐下，定睛細看，見今日黛玉的打扮更是不同。有一首詩，單贊他的美處。詩云：珠圍翠繞粉香濃，雲想衣裳花想容。

愛煞卿卿多媚骨，能教蜂蝶盡迷蹤。

楊四看得出了神，呆呆不語。黛玉問道：「楊老，阿是勿認得奴，只管對奴看嘍？」楊四被他一問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笑了一笑，答道：「你在那裡梳妝，我在旁邊觀看，雖沒有與你畫眉，我也算做風流張京兆。」黛玉道：「勿知奴阿有格種福氣勒海？」說著，把一雙勾魂奪魄的俏眼對楊四眇了一眇，彷彿《西廂記》上所說的「臨去秋波那一轉」，赤緊的一縷情絲，將楊四牢牢縛定。其時黛玉妝飾已畢，立起身來，親手把衣櫥一開，取出一套新鮮衣裙；又順手拿出一隻紅木小官箱，放在臺上。旁邊娘姨過來伏侍，將衣裙穿著停當，黛玉方把官箱輕啟，光華奪目，無非是金鐲、鑽戒、多寶串等物。一一取出，帶在身上，然後拉楊四到夾廂裡坐下，問道：「今朝請幾位朋友，故歇辰光阿要來快勒介？」楊四道：「內中有幾位想必必要來快了。如果有四個人，我們還好碰和呢。」說罷，與黛玉握手摸腳，□分親熱。黛玉即橫在榻上，與他裝了幾筒煙。彼此說說笑笑。

正在那裡取樂，忽聽下面的龜奴高喊了一聲「客來」，樓梯上腳步碌亂，曉得有幾位朋友來了，兩人即忙從榻上坐起，走出去觀看。楊四腳快，先走到房門口，在門簾縫裡一張，果是自己朋友，來了三位，連忙招呼進房。黛玉也上前各各叫應，卻都認識。一個叫胡士誠，叫過黛玉的局，就是前幾天晚上同楊四到這裡打茶圍的；一個叫梅道卿，一個叫柳維忠，也曾在席面上會過的。知是一班有名的闊客，不敢怠慢，請坐之後，正在那裡取樂，忽聽下面的龜奴高喊了一聲「客來」，樓梯上腳步碌亂，曉得有幾位朋友來了，兩人即忙從榻上坐起，走出去觀看。楊四腳快，先走到房門口，在門簾縫裡一張，果是自己朋友，來了三位，連忙招呼進房。黛玉也上前各各叫應，卻都認識。一個叫胡士誠，叫過黛玉的局，就是前幾天晚上同楊四到這裡打茶圍的；一個叫梅道卿，一個叫柳維忠，也曾在席面上會過的。知是一班有名的闊客，不敢怠慢，請坐之後，親手遞上香茗，送過瓜子，方啟口問士誠道：

「格兩日為啥勿來？阿是倪待慢仔呢啥？」士誠道：「你說什麼話！這幾天，我實在忙得狠，若不是他來邀我，今天也沒有工夫來呢。」說至此，停了一停，又說道：「現在有楊老陪你，他比我好，我就不來，也不要緊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格人，啥洛能格佬佬，說出格種閒話來！」楊四也搶著說道：「不要怪他，實是我的不是。他前天領我到這裡，我今日即在此擺酒，豈不是剪了他的邊嗎？」道卿同維忠聽了，都指著士誠說道：「怪不得有這幾句話，帶了些鎮江風味了。」士誠道：「這句話我無心說出來的，你們當了真，真是冤枉煞人！」維忠道：「既然這樣寬宏大量，我勸你們兩個人，拚做了一個公司罷。」黛玉道：「唔篤勿要瞎三話四，人末哪啻公司介？」說得眾人拍手大笑。楊四道：「我們且慢說笑，此刻時光尚早，不如來碰一局和，消消閒罷。」大家一齊高興，都說很好。於是黛玉喚大姐、娘姨端整起來，七手八腳，頓時撮好檯子，掙好凳子，倒好骨牌，派好籌碼；臺角兩邊擺好茶几，茶几上面放好茶水果盆子，方始請四人入局。搬定座位，碰的是一百零五張老和，不比目下都是麻雀，連黃河陣也不懂，不要說八經三夢的老和。可見一樣賭錢，也有一時的風氣。

閒話少敘。四人碰了一回，已是上燈過後。楊四忽然想著還要請幾位客人，就喚黛玉代碰幾副，自己走到桌邊，命人端整筆硯，取過幾張請客票來，一連寫了五張，交代娘姨、大姐拿下樓去，吩咐幫腿到四處邀請，不須細表。單說楊四寫畢，走到黛玉旁邊，看他代碰了幾副，果然他手氣甚好，一連和了三四副，贏得碼子不少。黛玉道：「來自家碰罷，不過贏格洋細鈔要拆點份頭撥奴格。」楊四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你放心等著。」黛玉立起來，楊四坐下，即和了一副大牌。正在得意之際，又來了兩位朋友，未便起身招接，只好口中略略敷衍，讓黛玉過去應酬，仍舊碰他的和。及至碰完結帳，楊四一人大贏，士誠是小輸家，道卿、維忠是大輸家，俗語叫做「三仙歸洞」。所以今天的頭錢都是楊四一人出的，把□二塊錢放在臺上，又將□塊分與黛玉。黛玉等謝了一聲，把牌收拾開去，絞上幾把手巾，各各揩畢，起身寬坐。梅道卿道：「今天晦氣，被他代碰了幾副牌，害我們輸得不少，以後我要戒賭了。」柳維忠道：「你不要怨別人，你姓的是梅，我同你一起到這裡，帶累我們也倒起霉來，輸了許多。若講『戒賭』兩字，你也說過好幾次，只算你對著屎坑賭咒呢！」說的大家好笑。

其時楊四卻與那兩個朋友講話，這朋友叫什麼名姓呢？一個叫呂桂全，一個即是蔡謙良，昨天與楊四來過的：都是至熟相好，並不□分客套。謙良提起昨夜在巧林家吃酒，說楊四怎樣逃席，要緊與黛玉先走，告訴了眾人一遍，眾人就把楊四、黛玉取笑了一回。楊四老著臉，只是坐著不語。忽聽樓下的相幫連聲高喊「客來」，楊四趁勢立起，跟著娘姨、大姐走至房門口窺探。見來了三位客人，一位是黃芷泉，做報館裡主筆先生的；一位是顧芸帆，卻是有才學的名士；一位是李兩泉，與黃、顧二人不同，是一個風流瀟灑的貴公子。楊四一一見了，招接進房。與眾人敘禮畢，彼此寒暄了幾句。黛玉上前問過尊姓，曉得是有財有勢的闊客，格外慇懃獻媚，應酬週到，引得眾人個個歡喜，稱贊不置，都說楊四兄幾生修到，得享美人豔福。其中惟黃芷泉識見最高，閱歷亦深，故口中雖隨聲附和，心中卻大不為然，知道黛玉是個淫賤之婦，不是多情之女。他怎樣見得到呢？為因黛玉天生一雙桃花色眼，活泛異常。若然娶他歸家，不要說是豔福，只怕就是禍水了。那知後來之事，竟被他此時料著。並非芷泉善於風鑿，不過有眼力之人，憑你什麼媚態，瞞他不過罷了。此是後話，我且慢表。

單說楊四聽眾人稱贊他的相好，愈覺欣欣得意，滿面春風，略向眾人謙讓。閒談片刻，已是鐘鳴八下，好得客人已來了八位；還有一位，楊四也等不及了，即吩咐擺席。黛玉答應，交代下去，登時大姐、娘姨、相幫等人在房中端整起來。楊四就請眾人叫局，並托芸帆執筆。旁邊娘姨便把筆、硯盤、局票安放桌上。芸帆坐定，提筆在手，向眾人說道：「小弟執筆，請眾位說罷。」於是黃芷泉寫了陸月舫；李兩泉寫了王逸卿；梅道卿寫了李巧玲；柳維忠寫了李三三；呂桂全寫了吳蕪香；蔡謙良自然仍叫金巧林；胡士誠今天不叫黛玉本堂，另叫一個局，寫了沈月春。眾人又請主人添叫一個，楊四應允，寫了左紅玉。芸帆一一寫畢。楊四見芸帆自己未寫，即忙問道：「怎麼芸兄倒不叫局呢？」大眾亦然詢問，芸帆道：「我何嘗不要叫？不過少寫了一張局票，少停待黃芷泉叫到月舫之後，我把他轉局過來，就算數了。」眾人方知他的用意，也不強他另叫。楊四即將九張局票交與黛玉，黛玉命人拿下樓去，自有龜奴等各處分送，不表。

仍說楊四見檯面擺好，即請眾人入座。公推芷泉坐了首位，其餘挨次落坐，並不□分謙讓，主人末席相陪。黛玉在各人面前篩過了一杯酒，即在楊四肩下坐定，拿了一隻銀水煙筒，在旁裝了幾筒水煙。要曉得銀水煙筒一物。是他創造出來的，後來家家效學，踵事增華。李三三用了金水煙筒，方奢華到了極頂。然推原其始，轉移上海的風氣，造成上海的繁華，全是他一人之力。雖作俑之事，不一而足，大半在更名胡寶玉之後，此刻書中，不過略述罷了。

閒話少敘。且說席間飲酒，一班盡是熟人，刪除客套，節去禮文，一個個興高采烈，暢飲歡呼。吃了一回，即見方才叫的局陸續而來，花枝招展，體態輕盈，鶯聲低喚，燕語頻呼，有的叫「某老」，有的叫「大少」，各在眾客肩下落坐。楊四舉目細看，計來了陸月舫、王逸卿、李巧玲、吳蕪香、金巧林、沈月春等六位校書，惟自己所叫的左紅玉與維忠叫的李三三尚未來到。然房間裡

面已是熱鬧異常，彈的彈，唱的唱，豁拳的豁拳，說笑的說笑，轟鬧了幾陣，所以外面的聲音一些都聽不出。不提防又來了一個客人，走至席間，連聲叫「四兄，四兄」。大眾均未留意，虧得旁邊一個大姐瞥眼看見，連忙過來，把楊四衣服一拉，叫道：「楊老，楊老，有一位大少勒裡叫呀！」楊四方回轉頭來，見來的這位客人，就是方才去請過的，名字叫做侯祥甫。只道他不來的了，今見他來，已經用過了好幾樣菜，深抱不安，即忙起身招呼，命人添了座頭杯箸，請祥甫坐下，說了幾句抱歉的話。祥甫也說道：「方才四兄差人來邀我，適值我不在家，後來回去得了此信，所以來遲了些。」楊四道：「來遲須多飲三杯。用過了酒，還請祥兄叫局罷。」祥甫應允，就寫了一張局票。楊四接過來一看，寫的是陸昭容，隨手交與黛玉，黛玉自命人去，不提。

單說祥甫與眾客亦皆認識，又豁了一回拳。正在暢飲之際，即見維忠叫的李三三、主人叫的左紅玉，不先不後，姍姍來至席前。叫應了一聲，各在身旁就坐，唱了兩隻崑曲，煞是好聽。此時黛玉房中，連客人、校書、大姐、娘姨等輩，一總計算起來，共有三〇餘人，早已擠得滿滿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

鶯鶯燕燕，葉葉花花。姹紫嫣紅，妃青儷白。一片釵光鬢影，四圍粉氣衣香。翻翠袖以侑觴，慙慙備至；捧玉鐘以進酒，笑語相親。響遏行雲，不讓東山絲竹；聲傳裂帛，還誇北里胭脂。萃群芳於一室，依稀翠繞珠圍；聚眾美於當筵，彷彿花團錦簇。洵足稱繁華之盛、極視聽之娛也已。

楊四今晚興致倍添，因有黛玉周旋其間，面面圓到，不但楊四快活，眾客亦皆舒服，所以猜枚行令，酒到杯乾，大家都有醉意，差不多有七八分了。楊四見陸月舫轉局至芸帆身旁坐下，忽然想起叫二排局，對眾人一說，眾人乘此酒興，也皆願意。惟芷泉、芸帆二人推托不叫，楊四也不相強，聽其自便。霎時各把二排局票寫好，剛要拿下樓去，忽聞樓下腳步碌亂，石庫門外一片男女嘈雜的聲音。大家吃了一驚。正是：

收場姑作驚人句，結局還須掩卷猜。

不知為著何事，且聽下回詳告。